◇陈巨飞专栏·人间事

祭 谱

陈巨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。曾参加第三十四届青春诗会和中国作协十代会，获十月诗歌奖、中国青年诗人奖、李杜诗歌奖等诸多文学奖项。

丙申年九月三十，在父亲的再三要求和催促下，我赶回故乡参加了家族的“祭谱”活动。所谓“祭谱”，是指同姓族人对家谱一年一度的祭祀和编修，实质上是一次盛大的家族聚会。

抵达乡里，便看见三三两两去各自祠堂“祭谱”的人。行经“吴家祠堂”时，正赶上吴家人燃放烟花，一时间烟雾弥漫，几乎要把我们回家的道路淹没。

听说吴家出了当大官的人，还出了几个包工头老板，烟花是他们孝敬祖宗的。隆隆的烟花声在山野里久久回荡，打破了乡村的岑寂。但烟花全部熄灭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样：两边的水泥路在拓宽，显得凌乱；行人躲在雨伞里，像一个个水土不服的异乡人，连续一个多月的阴雨使他们手中的香烟无精打采。

我们陈家没有出大官，包工头也几乎没有，所以至今祠堂也没建成，“祭谱”只好轮流在族人家里进行。今年轮到我们房头，地点在匡冲隔壁的一个小山冲，名曰“半冲”，这里至少有一半人姓陈，我家也是50多年前从半冲搬到匡冲的。

赶到半冲时，祭祖的纸钱已经烧过，头也磕过了。缺了这几个重要环节，我的“祭谱”之行仅剩下坐在桌子上吃饭。坐在同一桌的，有几个“宜”字辈，也就是叔辈的老人；还有几个“巨”字辈，也就是同辈的后生。

“宜”字辈的，基本上已是风烛残年，父亲陈宜思是其中的代表。前些年他因为高小文化当过会计和生产队长，以及能打一手流利的算盘，被推选为族长。但他现在患有脑出血后遗症，心肺衰竭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他一大早便由母亲送将过来，硬是在这里待了十几个小时，尽管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
“巨”字辈的几个年轻人坐在下席，大多摆弄着苹果手机，虽然半冲找不到一丁点儿信号。他们时不时谈起淘宝和房价，与秋末的半冲有点格格不入。

这顿饭，吃的是皖西名席“十大海”。“十大海”是我们这一带红白喜事的必备酒席，也是待客的最高规格。“海”是海碗的意思，海碗是大号的瓷碗，里面装满美味。“十大海”一共有十道菜，每道菜都有严格的顺序和制作要求。香喷喷的菜肴用粗瓷大碗装着，一道道送上，一道吃完，再送下一道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吃这种酒席，特别是其中的一道“肉丸子”，俗称“圆子”，一般由瘦肉、萝卜、豆腐等剁碎，搓成团，炸制而成。上“圆子”时，全体都要起立，燃放鞭炮，由“知客”也就是司仪，带领喜东家来“谢席”。“知客”说的话基本上每次都一样，什么“三桌一起，不成敬意”，什么“薄酒凉菜，多饮一杯”，说完，喜东家都要深深地鞠躬甚至磕头。

今晚上圆子时，期待的鞭炮声并未响起；上的圆子，竟然是从镇上买来的蛋黄派，连塑料袋包装也没有撕去——确实是方便了一些，但这顿酒席，也让我彻底失去了期待。

饭后，秋雨淅沥，半冲漆黑一片。孩子在房间里追逐打闹，扭作一团，这几个孩子是“奉”字辈的，比我小三辈，应该叫我“太爷爷”的；父亲不想他们扰乱“祭祖”的秩序，大声喝止，但孩子们根本不把这个老祖宗看在眼中，转而在房间的床上乱蹦。

他们的奶奶，也就是我的侄媳妇，跑将过来，一手拎住一个孙子的耳朵，把他们提走了。须臾，传来了哭闹声，看来是我的小重孙们挨了打。

此时，几个人正簇拥着一个“德”字辈的老人，听他讲打麻将的事儿。“德”字辈比我大两辈，已经稀少。这位爷爷一辈子喜欢打麻将，活得潇洒。很多本家非常羡慕他的潇洒，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年轻时打牌的逸事，像是在听专家讲座。其实这位爷爷也犯过糊涂。二十年前，他闲得无聊去偷牛，将牛赶到山里绑定，用锯子卸掉了牛头，喷得一身鲜血。被抓后让他那当公务员的儿子好不难堪，让我们“义门陈”颜面扫地。在当年的“祭谱”活动中，他辞去了族长的职务并向列祖列宗作了深刻的检讨。

等所有的人吃过饭后，年度家族大会终于召开。堂上点起一对红烛，燃起香；桌上摆满瓜子、糖果。大家抽烟、谈话、嗑瓜子，好不热闹。现在的族长是我的叔辈，要求大家坐定，安静下来，听他说几句。但他说不到三句话，下面就乱糟糟的，会议进行不下去了，像是小学一年级上课，维持纪律是个头疼的活儿。一个侄儿辈的叫荣福的跑出来对我说：“老陈家开会，从来都是无组织无纪律。”

后来，从合肥赶过来的本家哥哥站起来说了几句，他毕竟有些文化，见过场面，他请求大家听族长说完话再表态。族长利用短暂的安静说出了会议的主要内容，即要求大家出点钱修祠堂，无论男女，只要姓陈，都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出资。

很快就有人反对，然后又有人反对那个反对的人。大家都喝了点酒，脸红脖子粗，拍了桌子，说了大话，眼看就要动手了。于是年度家族大会草草结束，除了一地瓜子壳，啥也没留下。荣福说：“小老头（叔叔），听说你是作家，你可不能把这些东西记上了，家丑不可外扬。”我说，没有什么家丑，估计家家都一样。

最后一项活动是交钱，交的钱叫“丁钱”，即家里的男丁（现在“女丁”也计入了），每人要交30元，作为清明节扫墓和“修谱”“祭谱”的资金。我去交钱时，发现要交5个人的，哪来的5人呢？我家只有父亲、哥哥、我、侄儿4个丁啊，一问，原来是父亲为我名下挂了一个“红丁”。

“红丁”是以前的时候，族人求子心切，将这种心愿表露给祖宗，将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提前在家谱上登记。听说父亲已经将我的“红丁”挂了几年了。我问父亲，我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他老了，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；问母亲，母亲说，不记得是叫“大红枣”，还是叫“曹操”。这两个名字很让我费解。大姐在一旁逗笑说，儿子真是花钱祖宗，这个儿子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，但已经开始为他花钱了。

离开半冲时，本家的哥哥巨明、嫂子四英冒雨把我们送到了停车的地方。巨明年轻时杀猪，现在耳朵已听不见了。他的大儿子因为一只眼睛被栗子壳刺伤而耽误了婚姻，40多岁还打着光棍，今晚在席间端盘子。四英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在合肥上班，快要结婚了，因为老家房子太破，他们不打算在半冲办喜宴。

回到匡冲的家，已经晚上十点多了。隔壁吕家也轮到祭祀，只不过吕家是小姓，族人已经散去，只留下稀疏的灯光和几个洗碗的妇女。

父亲说，明年祭谱在江店那边，你到时候记得去。我说，好。

◇信笔扬尘

虫之趣

岳恨春

近来的夜雨，常伴着风一起来。早晨，早早就醒了。醒后，总有一些童年时候的回忆，不自觉地漾上心头，不能自已。

亮亮虫

小时候，夏天时节，家门前时常都会有萤火虫飞来。那时候是不知道萤火虫叫“萤火虫”的，更不知道它们会发光。

到了夜幕落下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这些虫子会发光，就觉得很有趣。我那会总觉得，它们的屁股上会不会是安装了一个亮亮的电灯泡，所以，村里的人才给它们取名叫“亮亮虫”。

我时常捉它们玩儿，可是数量总是不多，希望更多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发出来的光就可以更亮一些了。

一天，我爷爷神神秘秘地叫我去他跟前，然后，他拿出了一个透明的瓶子。瓶子里面都是亮亮虫。我兴奋极了！接着，我就盼着天快点黑下去。

上了夜，瓶子里的虫儿们，陆陆续续地就开始闪发出光亮来了。点点的微光，布满瓶内，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团闪着光的星星。

临睡前，我用绳子把瓶子系在了床头。关了灯，我便静静地看着床头的“星星”们。不知不觉就睡去了。

那晚，我做了一个很遥远的梦。在那梦里，充满了银色的星星和发着光的亮亮虫们。

哔哔虫

那会儿，常玩儿的一种虫子还有“哔哔虫”。这种虫子很有意思。

它们的身体是黑色的，油亮油亮的。身体一厘米左右，不是很大，背部硬硬的，有两根不太长的黑色触须时常闪动着。

之所以称它们为哔哔虫，是因为只要把它们的肚皮朝着天上，它们就会“哔”地一声，一下子再翻过来，有时候一次就能翻过来，也有的时候会翻几次才可以成功。当它们翻过来后，我又会故意地把它们翻回去。

如此这样，我在童年时候里，可以不知疲倦地玩上一整天。

笋子虫

每到了春天，竹林里就会出现“笋子虫”。它们出现后，我也就常常出现在屋后的那片竹林里。

笋子虫，有着很长的鼻子，形似大象的鼻子，区别是软和硬。

它们穿着一件坚硬的红棕色外衣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锃亮。它们长有六只足，足部的顶端有很锋利的钩刺。

每每捉住了它们以后，我就会小心翼翼地去掉它们那厉害的钩刺。去掉钩刺后的笋子虫，就不那么有野性了。看上去呆呆的，还有点可爱。

没了钩刺，它们的足底会有小小的、不规则的扁圆形的孔。我常玩儿的做法是，把狗尾巴草轻轻地插进它们足底的圆孔里。插进后，再轻轻地晃一晃手，它们就会在我手的上方飞舞起来，有趣得很。

当觉得不过瘾的时候，我还会偷偷地从家里的毛线团上，剪一长段毛线系在它们腿的根部。这样，它们就可以飞得更高，更远了。

那些颇有生趣的虫儿们，仿佛都化成了心头的梦，梦是那童年时光里的梦，童年时光里的梦，是曾经经历过，而现在幻化成回忆的时光碎片。

闻春　石晓红　摄

◇人间小景

烟火里的春节

李春林

喜欢唐代诗人高适的一句诗：“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感谢时间的长河，我与卯兔年的春节如期而遇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唤醒无数个村庄搁浅了一年的守候。冬月寒冷的风中，那些深入骨髓的卑微等待，终于可以轻轻地相互诉说大地深处的疼痛。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到处荡漾着草木灰的香味，孤寂的村庄得以归于平淡朴素的静，万物按照生长的韵律依次打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朴素的宁静，这种宁静氤氲着岁月静好，在这种宁静中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母亲眼中的慈祥，我可以尽心地与父亲讨论天下，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不正是今生今世如梦的追寻吗？

纵观中国特色的历史记忆，不同的地域各有差异。民间，春节的跨度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，一直到正月十五。传统意义上的春节，即中国农历新年（大年三十），俗称新春、新岁、岁旦等，口头上又称过年、过大年。春节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。在古代，“岁”是一种收割和祭祀工具，“年”字表示庄稼成熟（年字最早的写法是一个人背负成熟的禾的形象），人们以多种形式庆祝丰收、祭天祭祖、祛除鬼神，逐渐形成了过年的习俗。现在的春节虽保留了祭祀祖神、祭奠祖先、除旧布新、迎禧接福、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，形式丰富多彩，带有浓郁的各民族特色，然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，田野正在远离稼穑的影子，在农村，人与自然相互之间和谐共生的镜像逐渐缺失，稻谷和麦穗不断陷入情感的忧伤，乡村老屋也在不断隐入尘烟的憔悴，所以每一年春节，那种寄托乡情的万千宠爱，也就成了一片片落叶一样静静的忧伤，春节也就成了一个汉字符号，儿时的村庄只剩下那枚遗落的古老种子了。

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每一年春节，我心中那个浸润微寒的蔚蓝色之梦，都会像圣殿的光芒一样，在龙山柔软的右手不断闪烁。对于故乡，我们有太多的梦幻留在了那里，小时候，老一辈每一年都会将传统的文化自信传授给我：从前，有个叫“年”的怪物，每年除夕都会出没伤人，但它害怕鞭炮和大红字，所以每当除夕来临，家家户户都会贴上对联，放起鞭炮来驱赶年兽。每年春节，放爆竹成了过年最有传统意义的语言，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扩展，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成为文化的另一种自信，回家过年也就成为我这一代人心中的必然选择。

今年是卯兔年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的向往依然如初，它们执着如天空弥漫的明净，轻快如大海奔腾的浪花，浪漫如田野幽静的辽阔，如一首老歌或诗语在炊烟袅袅中升起。每一天早晨，一个人独自静静地漫步于晨曦，那种沁人心扉的感觉，就像昨夜烟花绽放的裂变，像微寒中迎面相逢的纯净问候，像村庄年味到处飘飞的欣慰温馨，像溪水旁边瘦弱的小草向往春天的欣喜。

无论何时，故乡的春节是每个年末我心中梦寐以求的钟情。少时的贫穷限制了我的遐想，家乡虽然经济匮乏，春节却漾满了生活的欢乐和烟火味道，究其缘由，正是印证了那句纠结于心的唠叨：“父母是故乡的缘由，炊烟是故乡的灵魂，老屋的瓦片是炊烟悠悠的诗行，一枝点燃蜡烛的红灯笼是我最朴素的向往。”春节的故乡充满怀旧的神秘感，故乡的春节才是历尽艰辛的心灵港湾，在时间繁华落尽的小路上，只有围绕父母的春节才是心灵深处的宁静，才是灵魂最后的归属。春节的记忆，已经成为迎接春风的孤独花语，那些沉寂的翘膀是风信子的诗歌，我是故乡老屋里一杯不老的春水，即将绽放的桃花才是生命历尽沧桑后不断延续生命的浩荡。春天即将来临，春节如不老的传说，在苍生沉醉的梦中睡去，伊人如梦的倾听，在悠悠向南的云彩中远离了故乡的幽兰。在故乡过春节，就像在阅读一本写着家族和村庄历史的线装书，就像一定要去阅读溪水和小草一样轻轻的过往云烟。

春节已过，烟花已冷，而带有家乡烟火味的春节，仍然让人魂牵梦绕，在临近春风浩荡的诗意里，我想，只要心灵的内核还存在于故乡泥土之中，我回家过年的生命旅程，就会像田野上眺望的远方一样逐渐辽阔。我要用自己的一生，去谱写父母赋予我的慢慢红尘，我要用宋词一样的柔软之词，去记录老去的年华以及依旧属于我的烟火记忆。

◇人间小景

糕来糕去

程庆昌

南瓜糕是角直人家的乡味，尤其到过大年，家家都蒸，馈赠亲友，年味愈显丰厚，也尽显各家主妇的巧妙。大大小小的南瓜糕，是一个人对日常的领悟，更蕴涵一家人的日常韵味，每一天、每一年，都应如此，有寄托、亦有延续。

南瓜糕取材简单、平常，简单平常中见朴素本色。地产南瓜削皮、煮熟，捣成糊，调入适量白砂糖，与水磨糯米粉充分混合。技巧在糯米粉一搓就能散开，不会结成小团。装入小蒸桶前，要细细搓匀，再过筛。面上的装饰，足见主妇的功夫，大枣、核桃仁、红绿丝，都是首选。

上灶，大火蒸，不要多久，热气升腾弥漫，浓郁的香气也尽情弥散，屋里屋外都被浓烈的香甜包围着。熟透，趁热出锅，颜色黄亮，瞬间达到视觉与味觉的高潮。

过大年的南瓜糕里，有普通人家过年的气氛与味道，与平常老街上售卖的有明显差别。差别不在食材，在心情，在洋溢于内心的感受。过年就是一种心情的延续、勃发与期盼，也正是在这种心情的加持下，每个人、每个家，都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，每一年都“糕”来“糕”去。

这不仅仅是图个好口彩，更是每个人对年的解读，对年的祝福与宏愿。

老家也讲究糕来糕去，大抵，在国人心里，都想一年更比一年“糕”，一年更比一年强。

老家过年，有的人家也会做糕粑，也是用糯米粉，不过不掺南瓜，而且用大竹制蒸笼。适量的糯米和籼米，浸泡好后碓成粉，加入适量糖粉调味，大蒸笼里铺好老布，米粉再过筛。层次分明，是糕粑的特色。一层米粉，一层芝麻粉，再一层米粉，一层红豆粉，如此搭配。上锅蒸之前，把米粉切成菱形，熟透的糕粑只需要轻轻一掰，就变成一个个小菱形，有色有味。讲究的人家，一块糕粑里会有七种颜色，这就是巧妙，契合了自然日常，亦能见到人们对自然的敬慕。也有图简单的，不加任何馅心，本色示人的糕粑，一样有滋有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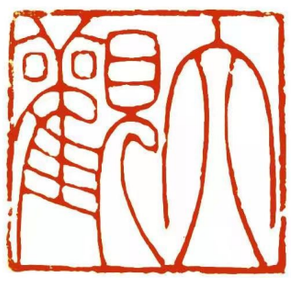
本色示人，也是一种自信。

听父亲母亲说，老家还有状元糕。状元糕也叫升子糕，一个个小升子的样子，点上红绿，也很是喜庆，尤其在过年的时候。我们老家的状元糕，跟赵文楷有关系。据传他进京赶考时，他母亲为他做了很多升子糕。进京路途遥远，升子糕是很好的果腹之物。赵文楷得中状元，升子糕自然跟着声名大涨，摇身一变成了“状元糕”。耕读传家的乡里乡亲，有几个家族的血脉里没有状元梦？又有几个寒窗苦读的学子，不期盼跃过龙门？

流传至今的状元糕，抛开乡味不说，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已经演变成无数人心中的期盼。

正月拜年是老家的乡俗，传承至今，不会失传，也不能失传。平素都忙，天各一方，难得过年的时候能碰个面、说说话。亲戚之间有走动，见人情，更有民俗生态和社会生态，相辅相成，才能更好地延续和弘扬民间文化。走亲访友拜年，是地方民俗文化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。

以前拜年，不管长短厚薄，方片糕断断不能少。不管去哪家拜年，回程的时候，一定会被打发一条，糕来糕去，图个好口彩，新年吉利发达。年年辞旧迎新，谁的心里，不会清晰地记着这些？

这就是日常，这就是生活，心中有希望，世间就有梦想。

老家隔壁岳西的云片糕、茯苓糕，很有名气，父亲在时，每年都会去冶溪河置办，只要是他认准的，一定不会随便变。安庆怀宁的贡糕也很不错，名气似乎更大，后来父亲也喜欢上了，不仅是亲戚之间拜年必不可少，每年正月我们离开家，父亲母亲一定要在行李中塞上几条。这是他们默默的祝福。糕来糕去这些话，父亲母亲不会挂在嘴上，他们内心里，每一年都希望我们高来高去，活成他们曾经的样子，活出他们希望的样子。